游藝塾文規

游藝塾文規卷之三

起講

起講要舂容忌逼切要寬兒忌促迫要切題又忌太著須從淺入深由虛而實句句要是起語方為不色

對起戒作散起散起戒作對語對而齊常近碎詞散而格非整散斯合式矣

長題有括通章大旨作起者須如副末開場畧說幾句戲文大意不可十分道盡短題有摘取要字眼作起者須如老隸前引霹靂一喝行人辟易乃佳

用句用字俱要古雅精新令人讀去開口便覺不凡如畏聖人之

言許衡云上生千百世之後而希緬千百世之前非言無由哥非畏無由入故師法聖人者非稽諸理亦以檢心也無

一字不練無一字不雅曰言曰畏曰聖人括盡題中穆穆文王一

鄧顧起元云至善者人心明德之体也被于物則梏以意移盪于覺則極以心定故聖人之所容衆人之所趾也吾嘗誦詩而得文王之止焉字字精新令人觸目

起講要自發一段議論敍實處要尋音響淺深俱要丞神奇如畏

聖人之言謝丁泰云吾人心學但自戰兢惕厲中得之蓋靡言不察者也而或從有聲入無聲則以無畏儆有畏則敎性聖狀切揭心學在戰兢中便有議論從有聲入無聲用意尤精穆

穆文王一鄭李之藻云人之一身衆務咸爲就衆務而一一求所爲止不若秉一敬而衆務自爲所止敬者聖人心法所循世止法也蓋萬感俗是一意就萬善不若秉一敬又是一意

法又是一意又如胡來朝云學者欲登至善之域靡不取衆聖人矣聖人純其所為以斯觖凝其所為

此彼兢兢業業之為進者猶二之也以兢兢然二句是用意處惟此二句便斬焉無味矣徐良彥云吾人之求止者非習之于一偶而已心者所止也敬者止法也而斷止皆其所適者也止置之一鬨不可為止光通之群動乃見其止此是獨得之見又如李元調云自有明德以求斯新于止而有所以不迷于止之先又有所以不聞于止之後于是止者其不易而不謬止于者不得不歸經人于聖不迷不聞于本題不甚切而語意鏗鏘便柰咀嚼畏聖人之言鄭以偉云千聖相傳之意惟此不傾之心兢兢業業之旨獨寄之不易之言離心則非者反中之為無甚高論心也無以倚明訓所不能操也從心說到言而以心無忌憚立說不獨意鑿然亦詞新周士顯云畏者心常惺惺也從不見不聞發其三亦收聞見操其衷自顯微若于三畏存無之非是者從不見不聞說到見聞是其用意搜奇處周師旦云畏者人心之精明不昧而緣以入聖之戒也稱聖緣畏入在即此心之精明默契聖真而後得其常惺之體焉此心默契聖真

亦見用意處。

脩德之行四句王衡云夫天下非必遠人之道始爲難也苟實求之人倫全体之真人情偏勝之處要自有即易而成雖術即易而難便有意思劉是云吾所謂道不遠人非務爲卑論易行以矯世而已即此平夷之中收自有雖合之則彼雖無從異勞攻跳而匿奇而不知奇自爲奇於道遠无與也就平易見難合與上意頗同而無從置力一段最醒人自周士顯云君子中庸匕也所以為中也止于中道無有餘不足之分而寓諸術人有有餘不足之患是宜何其力均道無有餘不足人則有之此是大議論莊元履云天下既所之非渴乘其氣力所偏重心精所出入而為之惟中正之理其輕重低昂之則得為雖合為道者謂之性則道而反之中則平也借奇說庸說皆懸到是心足以王矣許獬云自昔稱為天下者為之堂上非堂上之足以為天下也心不下堂而自運則滯不下堂而自周也吾王以羊易牛之心何必乎其王天下之心乎凡會元文字只平平說去而道理自徹不類小家用

例用意須奇特也堂上二字原是本文就此翻案遂成絕調商國

宰云以天下之大也語王以保民而王忠且自疑其豈知忽然萌者三重之中通今其心休而無心怵惕之忍而忽動其王机者

餘人不識耳句亦渾雅意甚清徹吳亮云論王道者本于誠意而意之動處原本于心故讚嘆而歎

經濟者百相歸而不足根心而際王道者一反求而有餘語意舒舒鏗然入耳尹遂祈云王者在宥

一世獨有心耳心者合萬形爲以一脉豈有盈虧然得全于心者寥則剝後之靈机亦王道之端也心無盈虧自是

實理剝後靈机亦是實且造語俱奇豁醒壓目徃流慶云保民豈帳任大

總在本原之地真不在真耳均此不忍在世而世綿在心而心端蛻出一真彌六合測普偏滿方寸則光明世滿心滿

從來不經人道從空拈出躍然可現

起講有此格極稀隆慶戊辰許應逵誨女知之乎一節墨卷同此

戊戌穆穆文王一節陳圭云人惟一心耳而更有所謂至善者何也是即心之精粹不外索而存

矣是即心之執惕不外昏而滑矣一問一荅自相呼應而題意了然我不欺人一

御陳圭云學者習聞萬物一体之說則人巳之間亦或有剖其藩而遊其逼者詞新而古意透而精

何太譓云人心不可不証之我我以照我而并化其所為我則因心為衡而心無不貫矣照我而并化其

我此從華嚴大鈔來首云心証之我收云因心為衡皆獨創之語

李元調云人心不可使有我也有我念隨有人念有求適于我之念隨有不盡適于人之念下句用意何

等奇特龔三益云人心惟我之為患耳見其有我務克之克其有我務忘之克者特境也忘者化境也克即化之

階而趨語化則非矣于創人所未嘗有之談開人所不敢開之口畢懋康云

夫人苟但見境所至即至于仁人之化境何不及焉然而見及之者虛也請及之者實也虛實之不相及久矣以虛實互

論便有意見以上皆思作也若顧起元起講則云調之而後平則人已之念終存

而未化大率元之口氣不過如此不去鐵研小乃亦不去意外爭奇只以大雅勝人耳

且夫枉尺一節曾微庸云世之計得失而不辨是非者皆曰吾嘗量于多寡之數而知其无失策也不知至此无失之中其究必至于大失者揣摩利害極微極工徐良彥云人之于利也始為其所誘既為其溺推其不階之于誘也斯其不篤之于愚也以誘字愚字立說便能動人黃克謙云士貞即操抗之靡極而寧欲豫極卑之無窮顛節之振人也甚湿利之溺人也最捷自非極力隄防將有不可勝言者抗砥極卑無節皆不經人道語而抑揚闔闢出驟可觀韓國藩云狗利者就義與利而辨之莫若就利與不利而析之蓋義利之間難破而消失之數易知彼智盡械索而獲利無幾將自知其不可為耳莫若一轉甚得孟子本意而難破易知之說尤為明徹淵體仁云貪夫徇利之念與烈士徇道之念其心各无厭也故有斤斤自守終身不敢踰尺寸者誠嚴其防也彼非招不往然無論已凡作起講最要入題撇脫用非招不往二句方叫得且夫二字醒入題方便提

乙未仁者其言也訒全湯賓尹云為仁者為之心而已心之存亡閑其欲躁而言常操其存故未有故言而訒稱為仁者筆力遒勁且句句是題中正脈開口二句說盡題意下三句從心說到言上無絲毫走作大率會元起講多從正龍正脈落到穴中並無躲閃敧側而此而壬辰知及之全吳默起講云學者不患識見之未微而患體驗之未至善體驗者出身加民其精神無所不貫故稱全備焉識見說知及体驗說仁守出身說莅加民說禮無一毫滲漏丙戌名之必一鄧表宗道云君人者自謂名由我定將無顧天下之議其後而言之非當與衍之非安置之矣其苟焉不及于正名固宜也紛未吾之于人全李廷機云君子所以維持天下之人心者獨有是非之權而其寃也乃有緣而為默默則亦未嘗以天下之人心樸之也泣也竊自諒焉庚辰如有王者一鄧蕭良有云世之論治也稽不稱王者矣而不知王者之治非易易也其規模誠

而其所以致此者无樂乎其躁也皆句句切題並不走作此會元家數也論者

必疑戊辰會試田一儁由誨女知之一節甲戌孫鑛好如不及二

句小講以爲膚淺然田云君子之學貴先于致知而其知之道不越乎一心孫云人之爲學也何爲也我未其及也求其得也皆從正體正脈說下何嘗有一字不切題是故作

文者字質無華字平無僞

元作專貴切題自地以下要精采動人須說人所不說的道理方

能醒自如乙未李廷立首題云仁者非他何言亦非泥無言要以操之心而一物不足以爲真体即宜之口而觸處可以見本來者則所爲搖搖者要也

唐樓云仁人之心也心無可縱之而使馳亦無可操之而使斂此題正要無言而李則云非

必無言正要操之使斂而唐則云無可操之而使斂所謂反言似

正也課歷無而責有扣寂寞而求音從古作文之法如此

起講是入門第一步此處能動人則閱者便知珍重矣如蔡傑云仁道大矣其徐宗在心而言從出為故求心者排以言排心也而常以言證心又如孫慎行云從居者分當察

修辭哉修天下事易當天下事難夫惟以當事之心為議事之心斯修詞常察而睬度不察矣張迎云仁為心從其靜

然也言為心聲其動搖也動靜所乘之介仁之離合係焉胡汝政云想仁緣口滿人勝其朴土豈無以才華有見而辭不

浮為仁者也于易視天下事而言與心俱馳也林機云仁心外也心非居而無爪之心亦非蕩而靡檢之心太上渾而化之

其次操而存之耳劉元珍云人心躁而靜之介乎仁道滑失之閑頭有洛攝于心源而明微于操謙者此正恭德之土斷

發為悅防而匪徒逞其流已也王㢊鳳云夫人心術日與行事相為注亦日與言語相宣洩江起鵝云吾人有座跡即有

真寄惟不失其所為真寄者而後其應驗者真此善論仁者不得啟心與言而二之也洪都云自士習輕習多分言行為

二故言則頻而求之詞默則強而防之口斯其翕張俱在外也錢中選云仁即吾人之心心体攝持即仁体著現顯此攝

不內凝卽外洩為仁者保其心足矣徐如珂云諭仁者要歸一心而止以有凝聚本體有宣洩之眞機惟宣洩而不離乎凝聚者而后一卽之仁可見全休焉同一題目而各有立意皆燦然可觀參得此透則發第如拾芥矣

小講是一篇之首其起頭一二句又是小講之首尤不宜草草如顧克俊云自談仁者歸重本原而云云只此一句便有識見便能動人黃志清云仁精心而非浮氣亦只此一句便覺入理李光祖云人心以內歛而實以外洩而浮只此二句卓然不羣饒景暉云言語之夸浮士視為枝葉至人認為根心劉一焜云吾人微身心貫言行皆仁之流注謝廷諒云仁中涵故患外露而露莫如言開口讀去便覺不凡不待觀其全篇而玉石已分矣

國有道不變三句湯賓尹云夫人之最難持者寧獨背俗之異同足移人哉涉世則思用世至于用世

而六顯一時之交也可以觀君子矣涉世則恩用世與一顯一晦之交皆是的確議

論駱日升云天下有境變有心變境變者身世窮通之感心變者天理斷續之閑句句出奇真是魁

作今後學之者只當師其意不可襲其詞襲則腐而可厭矣所謂

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也第二名賴克俊起磊磊有古氣

但操之二句似遜第四名周徵明起句甚有理但不該又對二句

總是一意而排衍重復文之大忌今稍更之云君子之涉世其發用者常不若退藏者之學真故常恆居時勢飲困窮守拙一旦遭時遘會心猶變易焉而溺植靡操安所語君子之強也劉觀文云強真如制心頗心制之于无欲之境易制之于可欲之境難士有生平持節較然而卒敗檢于遂世者強不足以貞遇而患生于多欲也

周應秋云世際泰平可幸也亦可危也故乘之而大展其生平者此時溺之而盡壞其生平者亦此時葉維榮

云士人所感不在不遇時而在變于時蓋時詘則閉約之意多而斂華就實退以為業時伸則朴素之衷易而刓方成圓見以為

通

劉尚質云士君子處世惟是通塞兩途其塞也則塞為窮術其通也則塞為經濟

李長庚云所稱強者貴以一即表見惟試之強不能自立之除而不計習之強無以自見之時而不易則其強乃真

孫慎行云國之貴士者謂可用之經世也豈其抱空虛為名高惟以我振世不以世易我而即聚尺名焉

朱之蕃云李若之用世世卽以之觀特守

馬汲靡于諧俗者其操周蓋隊而聆激了慈反若其究亦易儀也

俞惟京云明時之所直于士与士之什請寸明時者

惟是家術而延獻耳一人而濃淡殊遒則其修泰易開一身而今昔異態則其紛革易媚靡、乎多弱植而鮮特操矣

周維

京云世運之相推其變在天下矜華之易蕩其變在吾心在天下而猶可力持在吾心者非大勇莫制也

朴應翔云

勞通有兩途君子抱一而功之故変變者遇不變者心雖與世推移而其操脩素定也

陸彥楨云治乎隆遇于載一時

此在君子見強之日也而要之強不獨匡時必先勵已吾了不變塞者徵為

林機云君子一出而勳名燗焉此无他求心

之塞耳是塞乃靈明之真體通顯晦不勝者而豈易言哉

胡瓚云世道由塞而之通則聲華易溺人心因通而交塞則真性

乃淪興其失之不在樂泰而在貞其文亦強于有貞在推焉、

劉尚朴云士君子未遇則先抱貞既遇則重操持誠於崇

過之途不彼能改易人之身亦能變易人之心也 洪都云 士君子一步順境最易變節而不歷順境亦無緣見節故乘時而
發泰者不但貴展布其經綸而尤貴堅持其雅操也 樊玉衡云 家術廷懷之士世用不惜之不知向所謂脩者本非不可
變之願而今所為壞者亦非實能修之心也 費兆元云 君子之未遇也其意氣鬱積而不許其精神收斂而不溢此非
寒時耶是塞也因君子柯貞而亦天下所採以所恃以觀強者 朱應奎云 時不欲塞進不欲變對惡時毀則閑抱雖旅而
貞心未改道從其塞則心不失而旋設俱非矣 初 徐如珂云 孫者自勝其私之謂也人心之私施于怙瘡寂寞者什一
生于紛華戚罹者什九故仕進能移人惟其不自勝也非強也 最 錢中選云 士人扶植守宦必值其所難持而採趨乃
見平居知好修一旦勢利薰心輒改其常度於是謂豈穴多尚行當宦鮮特操也非通論矣 以上諸講有重塞
字講者有重變字講者有重有道講者有重強字講者千蹊萬徑
各自有條而詞氣鏗鏘意見精邃皆能見重主司汝盡舉而熟玩
之則下筆沛然無礙矣

好善優于天下湯賓尹云君子之為世用也有所用于天下而求必以己也有所以用天下而未始不以巳也世豈無強智多聞之士卓然各挾其一而無于治者扎乃吾所謂好善則其發莫有大焉者貨齊調與意俱出

人一策駱日升云執政之体与百司異百司以幹辦治办為能然之優々在一人者也執政者以羅惜樂善為休毋之優々在天下者也

亦自楚々真魁作也蔡復一云為政者業衍也之才不若市高世之量才為人役已出而已為之道為才所我立而人歸之故古役之相天下者必其容乎天下者也

李光祖云吾人有不越徑寸而能包六合弘化理若其惟善乎挾之以自多則雅一身而好之以自廣則湯天下是以為政者先務其及也

林欲楝云有一官之用有天下之用一官之用論其能效一官者也天下之用論其量包天下者也

張嗣誠云宰天下之治者自用則不足用人則足蓋自用者以才智役人有窮之術也用人者以誠心布公無方之益也

周應秋云天下有以才為才有不以才為才長于办一事短于制萬有然以才為才者也自計則不足為天下計則有餘然不以才為才者也

諸起用意皆同而各自馳騁各成議論如春蠶作繭同一絲緒而見物各自

成形張汝霖云相天下者不恃已之善蓋天下也而恃天下之人能為我善也故旗思益集衆思為乃而世盡臣法之程矣

至　明沈道原云為政者有其長不如無長能自見不如能自下其句〻皆是格言王惟儉云宰相與人主共理天下者也人主不能成獨用之功而責之相臣相臣亦不能自用之獻而資之多士劉元珍云世之柄政者欲以善挽衡宇內顧善在人心獨持之則不足燕收之則有餘然以已用天下者不若以天下用天下之為大也

諸起各自立意皆斐然動人

壬辰知及之全自會元外小講無甚佳者高克正云君子之斧合天下于吾身也非外吾身以為天下也故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全甚不可分為兩途也意高詞古龐昌譲云吾儕之斧不能涵養此心而治身而治世則心之實際在偏德之仁所貫也說心之實際有理

憲華文武會元小講一氣說下又是一格陳懿典初刻云上有聖主則先天下而立法乃有素王則後天下而守法立法者制不得踰守法者道不能惘后制云先王制法後人守之然制既遠而易踰守固

習而成玩其中非有大聖人爲之修明固不能無陵夷衰微也

後改勝前

舍己從人二句范應賓云天下之善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孰形骸而起見則不能同岐物我而二心則不能取而野之與人同何哉善議論頗徵楊廷筠云人與聖愚皆能一善而分彼既以有己固知有人其取善也善取人之有以益己之無諸而非必衆矣感見亦能動人汪鳴鑾云人一善而己衆溺于己分之後聖人觀于未分之先此係舊語項德楨執其兩端二句曾用之云天以一中分爲善惡者判于己分之後聖者執于未分之先雖是陳言著題則不妨相襲也

己丑畜馬乘一衕會元純矣董其昌云人君操平治之權豈無利國之大治哉而徒論利于貨財聚散之關者此非惟不仁也亦不義得非惟不義也亦不利也說到不利題意始完朱鳳翔云

今主不諱理財之事而惟無惟利之心此定的確議論周家棟云良臣不操奇贏以因民生聖主不言

有無以傷士節無大議論而詞氣鏗鏘筆力不弱

出門如見大賓四句陶望齡云人惟一心不可令一日不在我又不可令一念知有我惟以吾心與天下相操而以我心與天下相流貫則仁矣此想字字用意神光陸離劉曰寧云吾心之仁其小則一物不容其用則萬物成備焦竑云人之為仁非於心有所益也去其累吾心者而已此皆見理之言

聖人之行不同二節陶望齡云世俗自好之士猶然能以一節表見乃至聖如尹而削京之說紛紛焉則以論潔身于常人易知論潔身于聖人難知也論潔身二句極中窾劉曰寧云士君子出處動以聖人為度順聖人自信以心而天下之信聖人亦惟聖人心迹非所拘也殊有姿態周兆聖云聖人之正天下也此論於身故不局于一定之途亦不拘于而論世其變化不勝進止有限為足述焉意高而詞古

丙戌擲其兩端二句羅大紘云天之所波于民何拂性民愚應先愚婦之所徹知而然據者亦聖人之所不棄也此其道在有與矣句句着力說三才云明聖人之習固求甞自持其物而亦豈然溯夫發無識合發落所以成其大也而圖緊落所以摠聚中也亦自大雅小講有從前說來而議論出于題目之外者如發求吾之于人全命上章云大古之世有操行而無論識是非例緣而起于不得已而有先非亦君子雖然天下之一机也本文只說三代與却說太古是超前起法有從後說來而說反題以起者如羅貞慶此題云古之侍民也常公今之待民也常私自私也超直道微而毀者譽者爭以其說行天下矣欲議以古一民也今又一民也題說三代直道渠說今日常私分明與題相反此是從後說起而其妙處全在古一民也二句與得通章大旨醒

修身則道立一節此題小講最難說到效驗全無佳思李廷機云

九經之事可以為天下國家法程至明也而卒莫之行者滑冊曰行之而未必效聊臣試以效言之如此說方見效之當陳泉滑大子口氣陳良軸云有天下国家之責者最不可有討功之心而苟滑其道則效即簡險此類治者所以考也說當自考尤有識見

小講貴直截倘題有微意亦貴曲折以發之如孔子有見行可三句鄒德溥云聖人之為天下甚殷而其待天下甚恕故嘗委曲以冀道之行即或道之未可行而亦聊就焉其究卒歸于道若孔子可覩已何等曲折蘊藉而有法者也孟養浩云聖人為道之心至切矣緇迹之所化純於非道而為道之意亦有滿而適中其中者此覺簡直而意亦甚明

庚辰如有王者一節李同芳重仁字故云人君以一人撫天下必通天下為一身故望治甚殷而圖治則甚速也通天下為一身句說仁字曾維倫重王字故云聖神尺撫世也能通一天下之謂王能化成天下之謂王其道甚大而其為仁甚速也磊磊有古氣魏允中王道

仁之節重故云天為天下而生王者則王者必合天下而成其仁其道固不易也吾有望于王者之異焉沈一貫

重必世字故云人君將計万世之治而不能操無窮之心則其化必有所不成矣豈知治以王者為尚而王道未嘗有近功乎

獄錢櫃起云我朝自文武以來代非一王數更幾世故仁獲天下至今懷之而要之仁豈易言哉最淺

尊周本旨必如此說然後此題可出

丁酉順天古之學者為己謝廷讚云論學者貴無我矣不知以我心外馳則我為妄心以我心內歛則我為真性然不可不而也哉思古人而消之矣

言言入理繹之居深山一節徐光啓云心与心合善与善同從之天下亦無間隔者也自知識之用起下有心于是自有其開見而天下之開見始与我睽而不相入矣

謝廷讚云以虛明洞徹本人心自有之真頓精以外洩而消神內輪而洞惟即其常常之者乃能妙應若神耳

邵士斗云人生之善盡之則我希在念敬之則耳目為適故圓于居者能收而不能感神于應者嘗畜而常為適我現稟

矣奔皆有理趣

應天居敬而行簡一節　顧起元云爲治天下者不擾天下者也而不擾天下者必有所不容于天下者也盖清夷之治類于因循休息之屈頹于一臨民者宜有辨焉精新雅練便可作元傾大章

云帝王之治詎不先便民哉顧便民無如省事省弊然如制治心是以先論簡民者貴由居以及行爲　瞿汝說云天下者人主之所操者也而人主亦簡天下以自操故清淨無爲之說恭己者得之而治怠荒者得之而亂未可盡任也　何南金云世有萬事而無兩心心有萬懸而無兩居天下豈有紛焉雖一之務截而長人者先自然截然至一之居則簡固未易言耳

韓仲雍云君人者易于撫一世而難于操一心蓋心謂其術而世未有不得其理者　李蔚云圖治者雍不自心始心之精神紛出之則其政亦紛約守之則其政亦約如慕其約而過守之其政似紛其心實紛雖于足不敢不信行簡者焉

皆有意見皆爲利器

言而民莫不信此等題目本粗最難發理　顧起元云人主之乎天下以心而天下之乎人主亦以心須言出于聖心則爲心精而入于民心則爲心應盖可窺聖德焉

吳應試云發號施令即世不能

盡施而措其感孚之神有不在已言之后而在未言之先者

范鳳翼云人主無不淡之意則大哉王者開係非耿小也吾答曰者一人而傾耳者千萬人吾出言若一心而聽言者只有千萬心此其間個無貴乎逆相象若文相肖也

劉仲斗云人君顯治天下無如言矣夫言出于君而天下服耳焉故必民無違令而後其言尊此非可求之民也

周玄昭云主者患能未哉耳不患民未孚也故皆來內蓄能令神馳若辭象辭論外措能令耳聽者欲不窮徹于大淵之聖矣如此俗題

皆能翻意見奇爍然可掬

啟喬謂其卷一節頌起元云良心在混淪之初何長何消無俟養也惟刑後來呼氣机汁是消長之用以人心造焉而養之滑失也大矣

此是正當議論

李蔚云大道以一氣函新衆中其植為本其靈為心均名曰物物則氣之所彙也氣木系能是生生一理為衆物報氣踐素遂有生滅一端行坼泰力則養所係匪細矣

張師繹云君子不能保未剛之外而從尋已放只艮綁是微而使之全則恭道急焉各說一意均非凡品

呂克孝居敬一節此治理不欲其太察也太不欲其太緊也太察則擲厚之象傷而太驟則拙則之休亦亂今之

疏偽以滋弊者皆爲商而失爲奸者胥亦自切題汪文溪云臨民出治心可以無事而事不可以無心蓋心

若宰事之源以之提綱挈領而省庶務則清宰之福也以之解網絕紐而流失依則潰繁之弊也丁天婉云聖主能以

無事息天下而不能以無心宰天下田大成云人主之臨民也不離于與民相指而離于心不與民相俗何南金

云君心之欲天下之理亂關爲故天下本無事也君不可以酒一有事之心天下亦非無事也君事之心以

上皆警策可誦陳萬善云論治者貴以太太紫隆悠與太贊均非也故與王以大

拯則心術外李九我兆云以太宰立說甚于呉世翔言而民莫不信云

言以通衆志亦以起衆疏使上有音有而民歡相樹而不信安所與順治哉預立言有根從令爲木偕至聖之時出者拓焉張

琦名云人主所爲頭示天下者則有言矣領令下行意令則还背者易餘既不能徹其指于未言之上先意則主成令說

恐久安能強其孚于既言之後何珙枝荷詩其卷一節云心一也而有習心不有心惟習心勝而真心勿

藏失故吹佩熊滙滑失定要之培非爲突詭也瞬周寀人云心隨人具者也仍棄而已非其本來而失矣不存益疾

其固有吾子是而通淤也陳榮人云天下之物不離消長兩端固未有不長而不消中立而無所迎者亦未有自長自消進迎而無其樞者以上後檢消之亦英英可愛

小講有進下入文者如謝廷讚故君子以人治人二句云斯道在人原無形神精粗之間人或精言性命而粗言形器者則是教乃強世之術而無止息之期矣不知物我之生同原道妙即遠道之人而近道之體之自相也離命之極健于倪仰外向道之嬉而至善之止隨來也何非校居敬而行簡一節云治易為而尚簡也謂煩瑣之繇其爽為繇故大簡以憨煩亦以繇察則簡之為術精矣可駢言哉其根本以治心必衍宅而居之者民猶要以逸天下乃有逆而行之術居與行乃文中正提者從小講一氣說下便無痕迹丁天無言而民莫不信云君民之相信也然偷則以煮頭出則以言而中窽則以時時當言也如匪其意而令人不可窺則民乘是而疑時不當言也驟泰其將而令人不可測則民乘是而駭疑且驟雖以語信矣疑與

駁乃是反提亦從小講一氣說下兼重時字得旨

浙江丘也聞有國二節張應完云善治者必為國家計長久長久之計在消壅不在遽除舍內而非外合名分而詰戎兵為計左矣亦貧寡是患而圖遠人以自益乎夫楊守觀云自古帝王物馭雜夷必以根本為先閩故內不得急人民而緩綱常外不得先驅除而後德化誠重在此不在彼也元魁二首皆可誦

江西素隱行怪二節夏師逆云吾道之與異端不共道而楚也異端詭而不經仰一不汰詭以為非吾

道庸而可久即終身不見其是自世有好異者而道病矣倍世有倍道之心不勝其好異之心者而道亦病矣陳大綬云大中道至于今而愈裂矣非以不為者失之而以為者失之也又非以為者失之而以為而不為者失之也二作皆可

徐來泰大孝終身慕父母云凡物有盡惟父母罔極之恩無盡凡念可釋惟有懷二人之念難釋子之添親何論久暫哉亦自有理

福建忠恕違道不遠洪承選云道非玄冥之物見心體斯見道体迷則畛域自隔悟則片念可通故自知自證因可證道爲說理之詞令人易識

湖廣擇可勞四句熊廷弼云君子為政有以其心用天下而不強天下有所以自用其心而不然什夫下吾何以知勞不怨而欲不貪哉

第二名劉芳節云政有名不美而實美者人主多避其名而不敢其實矣不知務之而反以德私之而反以公顧實心實政謂何耳

熊起古而徙劉起腹而新有事君人者二節周命云上臣事君以心臣亦竊其心以事君第有率之其心起衆源之外有事之為心緣飾剝之中吾試從其流而溯之亦新

甲午順天子貢問師全陳敬云道止于中高者抑焉卑者救爲道附之分也而過不及之兩途出矣

道術之愈分也而道之一途尤勝矣直哉題誠善必先知二句云誠之道聖人有後天而用之諸其通彰亦有先天而用之者其抑隱夫惟隱致于隱而將然未然之頃天之之權不自用而為人用說理甚精詞亦老

綠

應天管仲之器全文多散逸馮開之擬程云濟天下以才居才以器才與器兩大者王

倖是也卞此則才有餘器不足矣夫子有退思焉以才字較器管仲之使倆窮矣襲三益
云吾人終身竝立惟是器識爲基自古帝臣王佐不以功高而生後以不以才大而生越志彼其器識足以消盈溢之氣而約之
綱常名撫中也不論鄉會元作大率多平留此爲式且會文切理詞亦雅
銜非衍作者未應熊惡佞二句云心術之裂也則言爲之附而以是淺甚假令識浮而不合乎度
即題而罪之矣說辨而不巧千机即立而折之矣斯亦何足惡若顛言之常也撩家則盈旅可指撇信則古今不朽而言之素也假
兼而推衛若合道信而金石可貫乎是乎有所謂佞與利口者亦以小講連提頭做而詞理俱微
作文用子書古語令人不斋巧佳如江西子貢方人一節飥汝梧
云學若與其吝彼而非此也不若各歸而証之修詰豈謂其建觀踈哉其齊功以爲己其假以及人川功固自有序也
譽彼非此是莊子完句用得妥當若出自胸臆所以爲妙樂天者
作天下二節饒云古之人有歎以其國王者矣有欲以其同與者矣然而方夏不可以坐撫即邑不可以塵撫惟

足得天則享乎國未有不得乎天而長保吅位者也亦落落有古氣首二句從國策來方臺二句從漢文來皆能櫽括成章時文雖小技句法字法須當均有源流故貴多讀書

福建人之生也直一節黃起云造化陶鈞吾人詎徒以兒然之身哉故衆形匪其一理為其完形匪此完理為生說理入微能醒人目

有摘題中緊要字作起者須要古鍊爽剴如福建有所不足二句王錢云道德諸庸所在各足人惟忽其庸也或以易足而細為文或勦其不足而休焉足以終無由足耳只就題中足字擲出而挑剔極明辛丑會試則皆就庸字擲弄又此文之波流也

湖廣表錦尚絅二句官應震云李若中無所得則文采不足乃或用其不足而稍緣飾之則文雖爛

陽為視而見非內數之精神也我皆誦詩而有間巧此題不說不欲文乃欲其閒然而自文

從中無所浮說起最浮題旨

廢東其卿可及二句何荊王云人臣在國百里不則出為貨流衆人危則委了不利故潦粟時為嗟

訓詁家謂為調面不知臣道之所謂家則有作此不作彼若雖弘謂云非人臣解非王則閉家人仁矣頭智計權

次故發因亦何謂若人也數有以而有但相此題不是昔其惡但貴濟變須若如此說

二起詞皆可采故錄之

廢東此四者天下之竊民至末何荊王云人君之行學豈有常操哉故黠貨者以貪婪然

潘色皆以慾招尤而仁賢之王及借之而與王業則私此公與也忍思耿云王若非自為家也合窮撥矯擅之民以為

家依海內一聲一時皆勸王席卷一念之流注也盛王所為怙世布德用德王業依本指此一一閱題

前起前嚴後起雄暢皆能說理神采煥然

辛卯應天君子成人之道一節汪鳴鸞云君子有餘美小人有餘經非必其身為之也然丁一念之初反而動陰人才其成就往往踪跡爲風調自是不凡匪前則完不困張君卿云人君

欲以其心而制天下之事不若文理之理而豫定於其心何者理固在事先也語語刺心令人擊節

小講貴說意亦貴鍊詞如福建君則曰四節李仲光云君子立志期為知己用耳須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有用之用才士蓄而有待無用之用達人乘而無心大意亦平末二語相邪鍊便覺可觀

湖廣國君進賢三節鄧士亮云人君宰制國家元老之臣不居外輔則休戚易聚總攬之柄不能中制則用合相消詞氣發整自是作家

福建滄浪之水二節王邦俊云國家興亡之故衆人見其形聖人見其理見其形者傳之天運見其理者屬之人事故識有憂危之慮豈必卿士勸灞大夫虞歲御下延言亦當世得失之鑑也以歷形實獨勝諸

跬

戊子順天季文子三思一節黃麥陽改　程云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預其將也以沉幾亦以果斷其失也以慎於爾以遲疑何何切題王蒙亨云人心之有思也理明通也顧以有主之心善用其思則思常衛于理之中以無主之心過用其思則思常眩于理之外　亦朗然可誦

應天如有懷施二節周應秋云天下至大若推仁至約者亦惟仁故有上聖為之而不足一念存之而有欲者則心與勢殊而論仁者皆識體也　亦切題無一閒字

君子之道淡合下四節云至聖之德未有不自至誠之心入之者自人以外馳之私服其反觀之哲將表暴于觀則紛飾于治具而德斯溺　包羅要旨詳盡明徹

吾為此懼閑先聖一節云世道所以不墜者恃有聖人為之維不幸先聖既往後聖未起而有異端肆害乎其間有識時憂道之君子不得不深信而力排之矣　先聖後聖只就題中拈出便成宏論

浙江夫人不言三句痛怨孤云經國有訏謨時為大故為于可為之日利則言常也為于不可為之

日則測言因也雖是帝調鄰係名言故凡同類者三一節朱國楨云人之不建趣人者何也始焉怨其同而自流于異既焉執其異而併疑其同則未嘗與類于類也則亦未嘗非類于物也此二趣皆作雅什有理趣

憑天伐柯伐柯二節此題皮雖聯絡劉純仁云道若一日不與于人之心因性而誘之消固在也下情括而疏之道亦在也盡題中

有戀空玄說近作閒雖而起者如乙酉浙江夫婦之怨十句春茂英云媚于之道貴而慾之道也夫其貴也於慾化而始顯神聖而姑倚則道果猶而情乎吟如之而可否行之而可否則道果備有條樂于動虛活潑維端如諧

南京大娀于國十句李大武云古忠良之臣留心民事者誰不勤邪先王之故怨而不有明君者孝

而臨作之則其事多涉滅而將彰吾不意亦有進言之及于而以有涉於畏公也令人作文多苦思極艱以求工而此數語只想皆流出筆端可愛故有意求工者類無蓋調而無意吐出者當有至奇學者所當深辨也

福建見善如不及全在意周云古今人豈甚相遠哉而以其所見驗之所聞或有所欣豔而過之或有慨然想見其為人而無從與論古者所以有悵惘也而今如何哉奇若之極琢削似敕孔子嘗為委二節黄葵陽擬程云汪人詔孫以發燕君子從此而後仕故仕者為道非為禄也即不得已而仕者雖為禄亦為道也最得題旨

壬午湖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徐成楚云人君所與共天下者庶人也天下之公道孤于上則天下之公論各伸于下故世之議未必出于在士大夫之口也本人而操之矣開口二句便是確論

有不屑屑黏題而徑以大議論發起者如陜西述而不作一節程

云天地之文章成渋于聖人之制作皇王以求聖人述與作者蓋大備矣全不說述信而徑從制作

發揮無一句不是起語

巳外浙江督若在位二節胡琳云有國家者不為人毁則為人侮而懷保內為求存之関在人不

仁耶仁不仁之關在將可摘題中畏字侮字翻成佳境因應秋吾為此懼用先

聖後聖從此處得來

三卷終



舉業卮衡卷之四

翹田逸叟了凡袁黃坤儀甫著
男袁天啓若思甫
姪孫袁上紐南之甫
袁祚熙哉之甫仝校
書林　梓

正講一

應舉子業須以墨卷為卮衡而每科會元其文經十八房閱過主試又翰林大老所取必正大可式士人不容從々以和平為謭陋以雅澹為無奇不自知其識見之偏偏而反憾主司取評之無當

由是終身呫嗶取進愈遠遂死場屋而不見收宜矣如今科會元許獬首篇是一句題誠難煉格初看似只平平及徧閱十八房然後知其格局平正體裁寬詞氣從容理趣典雅蔑無加于許公也不章原說三畏起云君子畏天命矣畏大人矣至若云云提此三句不必說三字而三畏景象儼然在目擬矣云聖人視聽明威未必如上帝之有赫而天命之性與修道之教原無精粗規為制作不啻若大人之遭逢而見之實事與符之空言亦無顯晦根上文說來挑撥甚明而語亦推練如白雲起于岫中不離峯峦之狀而曲折有情幽思自遠後下用君子曰三字格便出奇先作二比云聖人雖說徧矣而其緒言未竟則千古嘅而如新即聖言亦先許耳而其情蓄不窮則終身由而不容

不說畏而但猶觸可畏之意最玲瓏最緼藉文字須從虛入實如
惺堂湖詩經此有不獲釋四句畢卷起処不遽講畏草之處而虛
虛根王澤天兩說來最春容可玩此題若將畏聖言一句道盡便
嶄然無味矣先說緒言未絶其意猶浅後說精義無窮則嘗畏之
旨弥深先說千古如新此只說聖言帶在後說終身由而不尽則
愈切而愈見其可畏矣但初出本云聖人往矣後對云即聖言亦
無奇可長句對短句參差不齊其有古意後改本云聖人雖既往
矣將章排列及欠老成僧譜云帝宗谷爲之中有人而未及知而中人高言言愚已否册府冊而示
之燕岳情何微賤莫能贈分而鳥道不畏惡也從逆之道有我所味及為而聖人言言亦已若於斧鉞而待之光蓋成敗禍而莫
徹也矣而忽河不畏暗室至禍可畏之也也人未及知而聖言已將其所用惡也波逆可畏之幾也未求及為而聖言已厭其衰敝

蓉觴畏字愈深愈切直通真境如良工織錦縷縷合瓣吹云以文章見

惟道不畏則入理不深故必澄心滌慮推其戒慎而後可以對聖
人之言則君子而為心常欽而常惺也以拘慄為道舍不畏則挾
臨不回故必周視折矩挾其齊莊而後可以作聖人之言則君子
所為念常止而常定也

前二比已將畏字講盡此處更難下手須再進一步如妙舞覺衆
前幅已寫盡深情而後幅餘音寥亮愈出愈奇使人聽來覺少不
得方好今前說為得不畏此又從畏字中更深求其用力處曰澄
心滌慮則不徒畏乎其言而直欲檢吾之心曰周視折矩則不特
心畏其言而直欲身與之合又從不畏說起則文有開合而與上
意不重復從君子常惺常定收拾則文有歸束而体段甚雅又先
故以文章見性道是從末見本後說以拘慄為道本是攝本歸末

說文章則曰入理深說何慄則曰執德固說入理深則曰對聖人
之言說執德固則曰体聖人之言說對聖人之言則曰常欽常惺
說体聖人之言則曰常止常定脉絡相承針線極細但初出本云
動而観靜而玩何時不披歷然尚非茫神凝慮極其窮以雖焉不
能忘披歷也吾生平所學何學而可使幾微之或玩乎擬而言議
而動何時不質証然尚非周規折矩極其符以合焉不能忘質証
也吾日用所事何事而可使毫髮之或爽乎此二比與今所改定
迥然不同若論文氣則前本以動而観靜而玩接上爲滑不畏甚
渾融合縫其詞亦流麗可喜如白云自流山泉冷然後本更作起
端稍有痕跡繁人餙工煩累天巧若論意趣則初本不如改卷多

矣今只從收卷為定繳云蓋聖人為萬世而有言則其言不得不凜故既以微詞動之後以危詞惕之而繹出罔非徧鑑君子歆固言以見聖則其意不得不發故既以實心体之又以虛心承之而日夕罔非求窺此繳極的確極平正無一字不切題意而咳唾珠璣到處錦爛來云此一段也即天命大人不悚息于此矣然非知言君子孰能有此段乎如此題如求首末相激極有法度

壬辰王首篇亦是會元文字不可槩以魁作視之其詞何等雅正其氣何等舂容說理入微而不犯艱深之態用意周匝而絕無斧鑿之痕題云是聖言也是聖人以其戒懼之精神默擬夫後世之精神者也而惟其知戒懼者能默廻之是聖人以其性道之文意

顯淺千載　之文章者也而惟真知性道者能顯証之流墾人戒慎說到君子身上又從點說到顯字〻有意光華者物發於古人九咽先二比云故君子見其言因見其所以言者為則人之微言也重見其言又見其所以見者為則言之求心也淺虛而不實於而不味次云大而陳謨矢烈皆天載散見之文雖欲不霧心以爭不可得也則屋漏澆〻之念所為賢之而加親孝之而愈密者也小而受纓傳雖皆天則能關之主雖欲不洗心以承不可得也則平居顯〻之衷所為觸之而皆其警之而皆發者也以大小分對微齊有迹然陳謨矢烈對受纓傳發用字淸晰不落陳境至質之加親次之愈密非句說得入細先質而後次先觸而後警一步深

一步假如身覆其形而親作工夫者後二比云有形之鑒戒與無形之碩誤而相檢持則敬怠無互乘之隙即百端閑之力倦而欲偷而一念及于案所仰承者誰人之典刑有不悚然反惕者非情矣不弛之心精與不易之名理而相締結則神明無離合之時即吾浮游之氣溢而欲飈而一念及于案所收趣者誰人之彝訓有不凜然歛束者非情矣講得字字親切不動聲色而煜煜精研直侶真境誠敬覺舊物人倫遲見也繳云蓋奧聖人為律度而隨以律度定糾繩則更不假微色發擽而刪述之緒詞勸成俱府係聖言為蓍蠟而隨以蓍蠟寓斧鉞則更不待人非地責而佔俾之求隳鼎成戒端以緒詞成俱府以求奉成戒端講得極妙蓋君子本□

全在學聖人故于不足畏処尽成可畏斯為妙境又其詞尓雅飭
燁々動人近時浅学輩不肯用字眼如律度糾繩羨惰斧鉞刪述
佔俚俱腐戒端等皆欲刪去而自撰一種清歷之語以為高正如
雅駒臨風驕嘶自賞而去駅未開轡勒俱廢又如寒鴉数點流水
孤村非不清楚然景物蕭條逼脱意尽雖昧小儒之目終欠大雅
之観君児須熟復斯文庶不終迷耳收云是君子所為惜李問收
放心以誦讀友千古而畏天命畏大人之実際也敢以空言視之
哉李問收放心誦讀友千古論理則是真道理論文則是大議論
今年會試所取之文皆雅馴皆和平皆典實故十八魁中往々皆
有元氣第三名商國祚起云聖人以百世不磨之績劃揭于天地

使後人顯有所制而罔敢肴越者不可謂非言也而以此生不徃之精神托在言詮使後人潜有所通而不至紛忘者又未始不以言也此起極佳以飛藻托新聲以深思發真境舒錦瀉珠瑩然可賞首作二小比以体驗對契合以一念對四顧以先哲對往訓宗字不合掌極純粹可愛雖微涉虛境終是作家實講云帝典王謨言皆芳範而君子常以心自証其無慚衾影可上對聖人若幾何心期事〻可言而後自慊則典謨在側不啻有指視我者而烏得無畏也左圖右史動有成憲而君子時以心相質則生平誦讀可独對隱微者又幾何必期在〻無憾而後即安則圖史在傍儼若有檢束我者而烏得無畏也首二句説典謨為芳範是可畏之源

次三句是當畏之故必期事〻可言一句是畏之實用力處末三句收入畏之實境此起承轉合之章法也又先說以心自証是不求之聖人而求之吾心後說以心相質是以己與聖人兩相質証極有次第極有針線後收云蓋於穆之机緘不可以意尋而聖人憲天以立言則聖謨之昭察即為屋漏之鬼神曷敢不以若監若臨者祗承乎聖訓有道之儀刑未得于日遇而聖人修道以為教則聖言之垂範已為吾心之師保曷敢不以亦步亦趨者恪守乎前謨洪天命大人說來會元用此于起處商公用此于繳處格異而法同也末又繳云此非君子有所強持也此句不對所以為高聖人之可信即吾人之可行夫惟以心印聖人之言而觸處皆箴銘聖人

以有言之言寓不言之言夫惟以言會聖人之心而隨念為法戒
尋題外之意說現前之景詞有盡而味無窮第四名湍汝楨單提
聖言即以聰明意識尋討測繹反起此是彼剏之格與衆人迥然
不同亦可作元其步趨二比亦開拓遲融綽有法度開講云言有
直指性天者則神化之撰原非窮冥敬以空寂置之惟是從湛
之宇隨言參合則聖人所為窮神達化之論正顯示我以生身立
命之券籥而轉會脂轉益符合之為难也即序言必畅矣言有
揭倫常者則日用之旨本自親切敬以淺近置之惟是從實踐之
隨言印證則聖人所為道德仁義之論正明示我以歸根復命之
真源而愈体驗愈益滲漏之多端也雖繙言必欲矣剖精疵奇沉

着痛快語意高而不平露魁本色矣生身立命與歸根復命等皆魁語非元語也緻云是以內觀于身稍與言造即加內省與勤言合又俱外鑿固其抑畏之深心也外覌于天下則邪淫之說不使加于其上中正之旨不使稍悔其真又其顧畏之實力也不離時訓發皆真理如韓信驅市人而戰不必衣裝鮮爛而布棍白挺是以擒魏破趙弟五名吳亮講云其後聖人之世而載籍可稽則勤勵戒于當年而善敗昭如播也業以口誦之心惟之而若保若臨歌弗畏欽想其崇所就〻必有潛擁其流覽者而誦讀猶粗已更進一步便覺其游聖人之門而答問有教則指迷途于頃刻而法戒凜若畢紹業已而命之耳提之而是訓是行敢不畏欽想其中之

儆々必有默操其矜式肴而習傳徒逅已人多認聖人之言為書
本上説話呉公如此做然後收拾得完盖耳提面命較誦詩讀書
其对聖尤切其可畏佗真次二比接云彼誠知聖人之言質言也
質則天下人文准必不離于实君子惟以实心為体驗而見聖弥
切或究指帰于糟粕之中彼又知聖人之言庸言也庸則百家之
奇詭終不勝其平君子惟以平心為闡繹而衛聖極擬或闢邪説
于榛莞之後第四名起云是至言也亦微言也亦自破的但至言
微言人所常見故只平々讀過此用質言二字甚新遂覺触目文
其以文不離实接質字以奇不勝平接庸字襯貼有情発揮明透
如明月在窓梅花相映風骨愈清情色俱勝可式結云夫立德滌

于立言則齊世開人惟聖為大知言莚于知命則修道設教即聖是天精至之語止自嫣然説天而不及大人亦是本題正意第六名劉是通篇以天作主而盧字斷句淘洗淨盡於尋常蹊徑之外別作一番説話而其詞又甚雅則若無前五名此卷亦可元也請云言道言法何日不弘範于世而拙其齋戒神明之德有冥會者少不但準繩依之即或尋声而泥其旨守迹而失其傳猶不敢也蓋悅諸心而將益其惕諸慮也是訓是行何人不被服其教而独其戦兢惕厲之衷有黙迎諸此豈直師保臨之即可托以文其身附以伸其説猶不敢也蓋即之愈覩而益其愈尊也首二句道法弘範是一層意思齋戒神明二句是第二層不但準繩一句是第

三層即或曰若三句是第四層末句是第五層如登百仞浮屠一級高于一級又如曲澗流泉一轉一摺波瀾縈洄悠然可愛接下云細以窺其畏之端則一念游違與聖言若對照而照故默其浮念而容擯其元惟恐以邪畏而入于可畏究而推其畏之尽則方曉變化與聖言常不悖而符惟得其真元而妙理自合雖不着畏之意而尤見用畏之精語語新清似對不對參差映帶便成佳境昔文與可畫竹先有成竹在胷中然後奔筆一揮而就是以色相完具生意宛然今晝竹者逐節假湊旋生枝葉縱點綴極工而氣脉不貫故作文先須識篇法凡遇題目概注想其通篇大槩如何而起如何而承如何而轉如何而合使始末相涵開闔相應輕重

彚徐各中其變如今年許獬王衡首作篇法極高故備録之時文股法即古文之章法也亦有起承轉合脉絡相貫轉展入深絲理秩然而変化無際如前所録商國祚第三第四比一股而有五轉從粗入微雅有法度又如第十名曹珍三四比云聖人不得已為救世之言其言近々則與人心出入之途毫無假借試檢此耳目遊息時其於誦讀之說所脗合者幾何事所出入而不盡合者幾何事真一一參念皆誤而又無地自容者何槩々焉聖人不得已為明道之言其言廣々則與人生常行之迹毫無遺漏試自察其形神發明時其於經傳之說所体會者是為何言所遺漏而未盡會者又為何言真一一參事即差而又無処滑脱者何翼々焉首二句

是起次二句是承次四句是轉末二句是合條理分明又以人生常行之途對人心出入之途以形神發用對耳目遊息皆有意思且不言畏而出寫畏字之意最為警切第五六比云不必對圖史以見聖人蓋以吾心自參自驗必有耿耿而不能昧此圖史者二句承滑極好一點擬題意便醒是若以我對聖人而衮鉞之撮乃自我心出矣不必就聖人以寬箴規蓋以吾身自揣自反常有炯炯而不能欺此箴規者是若以聖人臨我而羨牆之見又從吾身起矣題說畏聖人之言文說不畏聖而自畏此是用意措弄處先說以吾心自驗後說衮鉞之撮乃自吾心出矣呼應有情聯絡有法妙騁心機隨方合轍周士顯講云聖人作者也先天而作不朽自有精意詞其

詩讀其書默自體驗言語文字之表吾平生所理會者幾語而猶有出入凛々惧不得為聖人徒也君子述者也後天而述尚論古有律度觀其象玩其詞默自檢點章句記誦之外吾生平所斈習者何得而稍有離合兢々惧不得與聖人游也不彫不琢散々焉來而法度森如自然合轍王繼美云處其言既有所不敢而体其言又有所未能惟不敢与不能之心合故激而成畏而一念之欽仰直欲進之堦梯羹牆之思燕而所之或限于力擇而取之又歎于心惟一心一力之相參合而成畏而此衷之嚴翼直欲會之言語文字之外凡章法變起者最怕懶散此股第五句承得緊而未句亦有意味重起而輕收飄々然有飛舞之勢十七名講云微言

之性情心術通帝載之淵源此誰非言我所自有者夫我所自有
聖人言焉冀我之脗合之而烏知不或違之也夫違于聖言天之
所以与我者謂何而用是曰懍〻矣顯言之貌言視聽涵於穆之
真宰此誰非言我所當為者夫我所當為聖人言焉與吾之深体
之而烏知不偶悖之也一悖于聖言吾之所以事天者謂何而用
是曰兢〻矣通帝載涵於穆天意只承天命說來而妙處全在言
吾所自有言吾所當為約入吾身便成妙境其股法則有條而不
紊惟其言通帝載故為吾所自有惟吾所自有故當脗合而不違
惟不當違而偶違之故懍〻而懼泝源而流繁〻相承並不走作
句法之中有句法焉句法欲雄健不欲軟弱欲高古不欲卑瑣欲

淸亮不欲重滯欲頓挫不欲直致句法之中有字法焉字法欲新又欲穩欲確又欲雅欲秀又欲平大抵篇法如良工築室規矩一定門户任開摠要前後貫串廟廡翼然章法如百尺之錦絲縷相承綺縩錯落句法如千鈞之弩字法如百鍊之金要專習之久疑會之深如釋子叅禅忽然大悟桶底一脫信手拈来頭〻是道矣作文不患無意患在無以運之題說是聖人之言蕭丁泰却泄元言說起其詞云聖〻相授惟此一心其不可宣洩者為天地未開之精蘊終日言未嘗言深于言矣其不可磨滅者為人心自有之文章有所言有所以言妙於言矣從無言說起是其用意處文若太直則無味故須如此曹珍起云君子曰吾意兆可以自安而決

難容於聖人之言則有不敢不畏者吾意苟不可以自安而愈難容于聖人之言則尤有不敢不畏者創意極嶄平中一突十七名起云碩言雖無畏之形而佩服無怠即神明之將奉畏非泛言而起而方寸有主兢業訓之恒尋意在詞中理出詞外繳語如周士顯云蓋擬諸聖而復言彼僞意見危平易傾滑意因以會聖人之言此精神之極也守其說而不變彼屬糟粕繼往開來得言因以傳聖人之心典要動之衷也句〻用意比他人更深一步陳勲云聖人之意不尽言〻出而天下以為楷有貴于言者也心之精神即為聖惟畏則無之而非是此深於契聖言者也以深思致至理周士聰云信乎文章關性命之精聖人之言原自聖心之真畏而

俱在規閑之外君子之畏愈以聖心之真可畏而生用意入微發揮甚透

文有定品亦有定價世之談文者曰神品曰妙品曰工品曰能品各隨其力之所至而辨之至于稱量高下剖斤錙銖則文有可元者有可魁者有可中者有必不可中者若燭照數計而筮告靡毫髮爽也雖頭腦冬烘眼迷五色間一有焉而大致則靡忒矣我朝文字自三楊專主歐文以溫潤典雅為臺閣体即今荊川先師所緝文編乃翰院傳習之書若序若記若碑銘之屬各取歐文數篇居首蓋欲學者熟之為骨然後遍考韓柳蘇王之文以盡其變故自古會元雖豐約異態朴豔殊轍總之皆醇粹和平正大爾雅如

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廟堂之上又如宿儒講客雍容理資刺嚴逼真而咳唾皆成珠玉絕無崎嶇乖僻之狀然文字有元之格有元之體有元之意有元之詞有元之氣一一辨明然後可以取法而入教試以近科評之如穆穆文王一節論格則先引詩釋意次準五股後總繳大旨此常体也今須起元起便做六比不用一字過文渾融撲下及三段叙畢徑入小束即繳即結並无繁詞此場屋四千人內必无一人同格者也論識則此題君臣五句不是釋詩乃泚詩之緝熙故止而說其實請故諸卷皆述詩詞独頓于起講下並不演詩但云語聖心莫罄其量緝熙者其不已之神乎語聖德悉合于天敬止者其不動之極乎以己意同詩語發揮

最為有見論意則本題全重止字而其源則自緝熈与敬来故首二比先從緝熈說到敬止次二比進敬說到止後二比又用一故字另作止字二比發揮透徹何人可到論詞如天寧于極理帰于宗皆不經人道語至勞民忘其畏嚴主宰其戚苛語〻刺心令人擊節論氣則舂融典暢起伏疾徐各中其度元作何疑仁者其言也認全本題因有問答故作者俱用過文獻湯賓尹入股乎做渾融合縫𢶉中絕稀格已出衆矣論識与意則又出人意表司馬牛蓋原不及顔淵仲弓故夫子不言仁而但言仁者仁者心術行誼亦未易談姑與論仁者之言味若不察多謂認言一句便是仁而不知夫子實未嘗与之談仁也湯起云夫子不悉其所以為仁而

第五猜曰出其言也訒不悉一句深得本題三昧字字該個訒言既非答仁便不當深做故湯只輕輕遞過若倒下存心畢力發揮則司馬牛亦不消疑矣依註心常存故事不苟則為難頭上當補存心然善文者可尊經而畧註不可因註而叛經湯講云設論與躬行無兩操而仁者動自收歛有無鉅無細念常恐其莫勝者彼直懍懍之思而雖欲妄置一詞惡可得焉操行與持論無兩裏而仁者深自退藏即萬不可當時恐其或蹶者彼直抱慄慄之慮而雖欲輕發一語惡可得焉竟体本文發揮並不依經纏繞且為之難亦非事不苟之謂為即是心去為難即是心常慎重故十八股中並無一人將存心另講者然依經解義則俞元九為徹脫又此

二比谿意鑄詞句々不合掌後收二比亦字々雅練真元作也壬
辰知及之金吴勳之作直逬予丁丑何如斯可謂之士三鄧流出
不但格局相同燕亦氣脈畢肖此非有心模擬也吴因之斈文于
顧元玉元玉斈文于鄙人師友淵源謬相珍重涵濡既熟矢口相
符試闈其庸孟二義其風度皆與首作一律即此可以覘其所養
之深矣大抵斈文如斈射須先擇前輩好文數首以為法程貴精
不貴多貴專不貴泛譬好斈射不先定標準即終日執弓何由中
的又須枕藉之沉酣熟読使神與俱來便可奪胎換骨而陶鑄成
家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黄葵陽先独憂
之七句文字和粹冲夷春容典雅其血脈逬昆湖先師使禹治之

一節墨卷來馮開之丁丑未進場時日日玩此一篇文字藏之袖中朝暮披繹寢食不廢故場中七作其風度悉与此篇相肖此便是孝文樣子顧元玉從予遊只揀予丁丑墨卷及窓下大哉聖人之道四節文字朝夕尋玩語予曰執此以往會元可必矣哲人委世音響若存嗟嗟安得虛心定志如元玉而与之論藝哉 附丁丑墨卷

子貢問曰何如 三節

門人顧鲁璘元玉父評 此題只重行己有耻一句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長不重也然不曰有敬有義而曰有耻最有深意子貢是通達有為若夫子不欲其通而欲其守不欲其達而欲其塞不望其有為而望其不為故教以有耻耻者乃不為不欲

之真心作此發得極透而通章大意更瑩徹蓋稱孝稱弟必惻必果皆是行已邊事皆就子貢之所不能者而激之也論士之品則愈下論子貢身上則愈難此非夫子善陶鑄處若曰聖人有所不滿焉則誤矣先生圓悟入微而充养完粹流于既溢發于自然故有透徹之見而運之以沖夷有鋭精之思而出之以雅潞琢磨精巧如良工製美玉而絕無彫刻之痕文勢順利如老驥騁長途而絕無奔逸之態我　朝會試六十餘科未嘗見此文字海內傳誦者翕然皆慕其文之工而其所以工處則或未能盡解也二三十年後時藝愈造愈工始信此文難得耳蓋天生神物斷然不磨而奇珍在世久當自顯余領先生之教不止于文而此文則蚤慕

尋繹愈玩愈精若庚辰之作則如神龍行空倏忽方変而輕雷殷
兩澈澌入絃癸未之作則如祖師接衆語〻當机而一唱本言五
千退疾余皆謹録而崇奉之蓋先生三科碌碌會元変態備尽其
中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歷心潛玩而有不雅肖其文者
非夫也肖其文而有不發元指乎我者縂之
槩聖人歷告賢者而士之品尽之矣夫德可過而才不可過也是
故士品有三而總之立本為重焉且士不患設施之未裕而患涵
養之未宏養盛而隆施則作用皆為至德有本而無用則篤实尔
可維風此論士若所必稽焉而於子貢尤切也故夫子因其問士
而告之曰所謂士者豈徒以其材耶必提躬完愧怍之性而收斂

至純由是出而專對他邦即以其正己者而善交鄰之道乃有令藹遐之良而纖毫不苟由是使而傳宣君命即以其守身者而彰華國之猷於己也有此于君也不辱庶可言士矣斯士也不必於親長間稽實德而明体適用是能以真性起經綸者也不必于言行間覘操持而立本運謀是能以隨修為措注者也夫子所以教賜者亦微矣賜不察而求其次夫子則以德行為本才猷為末而举称孝称弟者示之身未出于庭闈而倫敘之信可以觀德矣賜又不察而求其次夫子則以植幽為重運用為輕而本言行硜〻者示之事不出于府修而小人之志可以觀貞矣夫孝弟非他也是亦行己之大端也大人之經濟原不出赤子之知能而順德在

明隱然負四方之望言行非他也是亦行已之一斷也達士之運謀總不離一念之堅確而樞机既恢闊然抱淵子之光蓋徒守其空虛無用之体固為遺世而病心專趨于才華通達之圖亦宜以文而濟矣此士之所以貴立本也而今之從政者卑乎無足議矣

四之為人也　一斷

道之不明其弊不在知愚而在賢不肖分明是以能行為明而不以知為明也傳言顏子蓋真知之亦淂題意蓋凡知不能行若皆知之不真者也此作先將顏子一貫工夫提淂明白後面皆從知行合一處模寫句〻逼真字〻透骨

大賢以能行為明而於道也深矣蓋道必知之真而後能守也不

求明于知而求明于行庶矣乎夫子以是稱顏子也意曰世未有
真知而患其不能守亦未有真得而患其或失若硕道之擇也惟
人而人之聪明难縶其守也亦惟人而人之心力难純惟回之為
人也從知起行而不敢認見聞為实際其擇也有一徹永徹之真
景而大悟之後終身不迷者也因行稽慧而必欲以实諳為真修
其守也有随時保任之实功而体驗之精本真愈朗者也融善之
兇則拆至德于毫芒而直探其一原之理以心悟之者以心守之
而有欲罷而不能者焉凝善之体則玩神明于本性而直窺其一
貫之宗以神契之者亦以神存之而有請事而不惰者焉得而曰
善則継成性以出而知識無所杂也以其知識之不杂者而時保

夫性也之覺則靈高之內烱烱常惺而百感紛紜離匪清寧之路遇理境則忘理以觀妙也涉事境則因事以寘心也恭恭乎常佩服于膺前而始終靡間矣善而曰一則從本原以出而二三無所雜也以其二三之不雜者而時歷夫悟後之修則方寸之間惺惺有主而萬端攻取難摇常定之神于道念則久熟而愈精也於習念則有萌而即化也恭恭乎常奉持于間次而久暫無違矣方其擇善而有得也非有理從外入也情識尽融天真乃見而以吾本來自有之理呈于一旦豁然之間毫髮無增何緣有得特擬其所性若有得耳及其守善而不失也非有物常在膺也纖毫有若念体皆迷而以吾空洞無物之心守吾本來常覺之体本未嘗得何

緣有失特擬其惟一若無失耳以其發歟之明通而預覩乎終身經歷之準以其隨事之体驗而適完其一念擇識之初此之為人道其明矣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人心不正皆由邪說之橫行故欲正人心須息邪說而欲息邪說又須距詖行放淫詞本題道理原是如此分三項平說者非書旨也此作極滑背發格既平正意復精瑩而舂容典雅大雅和平語語刺心可稱不朽

大賢欲以道援天下而自託于言焉夫異端之惑人心聖人所不容也大賢欲以道闢之多言奚病哉孟子告公都子至此意曰聖

賢之處時也在上者立功在下者立言功之施在世道言之施在人心均所以奉天開治也若禹周公孔子可觀已我將何為哉正以道在人心萬古不息而所以惑之者邪說也邪說之行盈于天下而所以鼓之者詖行與淫辭也我亦欲本斯民固有之道以拯其既溺之良心而即人心所惑之端以遏其方興之異論邪說本虛而詖行則見之實事矣吾立言以距之而從聖濟時之畧將以此而紹其統焉邪說為而淫詞則溢于聽聞矣吾昌言以放之而先聖救時之功將以此而續其緒焉上之無撥亂反正之權稟明命于天子而獨以空言回一代之橫流予豈好為是譊譊哉楊墨之道不息則不將無父無君同于春秋之亂逆而洪水猛獸之害

皆將莘于人心矣雖欲不嚴其詞不可得也下之無正名定分之
典托兩面于遺經而独以緒論明百王之大法予豈好為是嘵嘵
哉孔子之道不著則不特知我罪我負其韓削之初心而大禹周
公之道皆將絕于擴議矣雖欲不關其邪不可得也蓋在三聖也
禹之後有周周之後有孔奉天心而以治易亂皆不得已而建輔
世之弘猷在我也由孔而承周由周而承禹体聖意而用夏屑夷
亦不得已而著救時之蚊議懼其生于心而害于事則不得不為
事辨之懼其發于事而害于政則不得不為政辨之而實非有所
好矣外人之称殆未諒予心矣乎
文字有真有假真者闢之性灵假者拾之口吻真者發之厚恭假

若燕于筆端真者見理精深假者措詞秀麗真者透入題髓假者見在皮膚元魁易得真假難分透得此關則眉目相肖之中而神情天地懸隔矣然假者隨時戕滅真者久而愈光予謂吾師之文久當大顯以其真耳

歷科會元之文輕逸雅澹頓挫悠揚無如甲辰使禹治之一節鎔意肖題精工奇絕無如壬戌事君能致其身格清氣平冠冕典雅無如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今吾師之文有使禹治之〻輕雅而說理則過之有事君能致其身之精工而和平則過之有生財有大道之正大而精細則過之故謂從來會元無此文字非溢說也

文字不難于奇而難于平不難于工而難于拙不難于濃而難于

淡然乎須從奇而來拙須從工而出濃須從淡而生乃為正脉故
作奇若初時當努神極想鑽深入微及琢磨既久漸近自然人力
近融天巧乃見使泰山華嶽不碍流水行雲海錯珍羞恍若太羹
玄酒令人初誦之若平平無奇再尋之漸有雋永三復之則擎拊
服膺傍徨追賞與千古作文之法也如辛丑元魁中庸之作讀之
似衮平平而玩之皆有古趣許獬之格甚奇先將庸字起二比次
重講庸字輕帶行謹又從行謹緊接不足有餘蓋行謹工夫全在
不足有餘工故前面不宜重講末又將行謹意重發揮以繳足前
意其講行謹云凡德皆德耳独是謂也命之為性智愚莫不同稟
修之為教古今在其範圍蓋庸德實聖德也而吾烏可不行凡言

皆言耳獨是言也矣口即是夫婦可以共知都性而譚聖哲更無
高論蓋庸言実至言也而烏可不謹不実講行字謹字而但從庸
字上描寫其當行當謹之意最為得法本房批此二比云至字佳
按此皆聖人所未能若故須講得入細此至字從中庸其至矣乎
至字說來便見鮮能之意次二比云行之而不足非不足也皆起
于厭其庸而有玩愒心又以言之有餘而益成其不足也行僅如
斯而已乎吾衆已行之矣而不足歟不勉欲謹之而有餘非有餘
也皆起于忽其庸而有慾肆心又以行之不足而益成其有餘也
謹但如斯而已乎吾業已謹之矣而有餘可或不敢從行字說到
勉從謹字說到不敢句句相粘從容不迫甚有法度本房批亦悠

揚曲盡讀者須想其悠揚之趣繳云盖行雖有時而當謹然斥㳂
外則宜戒庸以內則宜勉〻之始成其為庸不然則半塗之廢耳
言本無時而可易故庸以外則宜閑庸以內亦宜慎〻之始成其
為庸不然則尚口之劣耳行本惧其不足而曰有時當謹則言亦
行也言本惧其有餘而曰無時可易則言亦行也二比重發行字
謹字始收得本文意尽王衡先將行謹及有餘不足意一齊雅起
復都以意幹旋縱横出入𠌫〻不羈本房批云是何等識見是何
等格局今看来此格实勝会元正講云是其迹易賤也其事易循
也惟深而察之名实相合之符意象不交之地柔情惰氣多有畀
而弛者而後知行之易於不足也是其数易知也其名易謹也惟

細而斷之心口相符之時人已互責之際驕心浮氣多有乘而溢者而後知言之易于有餘也深而察之細而勘之皆進一步法也文字若只在皮膚上講無以動人故須深求一步又云行以庸為標常進而起之僅求以如其德而止而其功已百倍矣言以庸為繩常退而守之僅求以如其行而止而其口已三緘矣末句收得有味便躍然動人恨如其行一句犯下顧行繳云蓋擇此一尋常之道居言行先則日用之精神自各以其分受益受縮于日用之規矩而奇袤為之默化持此而不敢之心立言行主則參差之情識自各以其則隨張隨弛于參差之權度而偏倚為之盡消論句則調準心劄皆是不經人道語論理則發揮精徹題意朗然兩

國祁講云欲使不足者至足而止求其赴必有不赴者矣此惟知
鼓力量以為進修而有說毋怠直以有餘制不足也欲使有餘者
無餘而姑慎其出必有妄出者矣云云此須此互講來方得肯綮
汝禎起云必也行焉庸言謹焉其原于天丷為生人之大常也故
一措足莫能外一啓不能離也其發于用也為現前之修持也故
德如行之必赴其途而言如鑰之必緘其局赴其途緘其局雖似
落迹成弘以前文字多有如此做者得此總提格局甚竟冠冕气
桀甚竟亚大次講云行惟庸是從性命中操為躬修則其量雖庸
非若奇行之可以旦暮竟伎倆增也者言惟庸是從性命中湛為
擬議則其神难守非若浮言之可以一忍制三緘勝也者此処須

講是帶格今却反講使題意分明讀之朗塑其亮緻云蓋增修不逝之德若見其多而勉之又勉僅亦成其爲行而懿德之本體無加何也庸故也寧留不盡之言若見其少而損之又損乃始成其爲謹而恒言之古趣無減何也庸故也庸故無有餘不足也增而不多減而不可遂成一段議論末句單收是好刻是後二比云孰是行也而可不足乎夫既已行之敢復不勉何者不足在庸而庸爲歉焉則是夫婦知能可虧而損也此向者半塗之非已而寧不進焉以企于庸也又孰是言也而容有餘乎夫改已謹之安敢復盡何者有餘在庸而曠然蕩然一則是天地聖人可躋而上也此吾隱怪之非爲而寧不約焉以合于庸也以夫婦知能儷行聖人之

天地屬言於理未愜但借以發明有餘不足之意甚爲明暢所謂雖跳假合天地間自有此等道理周士顯後二比云非以言之有餘視行々始不足當在庸德習見而習行之已自不足有必行之德則有必勉之行倘待不足而更端始淬勵晚矣非以行之不足視言々始有餘當在庸言習聞而習言之已自有餘有必謹之言則無必尽之餘倘待有餘而更端始強閉晚矣文字必更進一步方有意義此二比句々比他人深一層可式曹珍云碩事有矯々見奇者一求之遂無不足而德惟庸也人情物理近在耳目之前矣天下之难合孰有如耳目之前者乎試有矯々見奇者一斂之無復更餘而言惟庸也俞張談吐本屬日用之故矣天下之难持

孰有如日用之故者乎只就庸字上發一段議論較他人更覺切到可喜周瞻雲云柰何薄為庸德也而不行乎毋論離跂而趨將隨行隨困頹庸德何物而若此泄泄為柰何薄為庸也言而不謹乎毋叛常而擬將多言多累頹庸言何說而若此剗剗為此是奇而不平者然語新調新亦是可人主繼美云行者一一趨之實踐未嘗以難心委之然知其難者即難也此句好而不足恒因之矣謹者一一守之拙吶未嘗以易心出之然慮其易者即易也而有餘恒因之矣此推深一步與諸公同法

凡文字直衍其詞不如曲寫其意許獬孟義通篇只模寫足王之意並不実領而舂容醞藉一洗俗套起二比云夫天下雖大惟心

則容不患不容第患容之無其端而王有其端矣天下人雖淆惟心則合不患不合第患合之無其倪而王有其倪矣只挑剔心宗而足王之意隱然言外更不指实次接云同此好生惡殺耳豈有雁此流行在彼壅閼者乎閼非自閼或有蔽之而明者自在也則其明者可通也而蔽者亦可撤也同此貪生怖死耳豈有于此矜全于彼慘刻者乎刻非自刻或有丧之而存者自若也則其存者可充也而丧者亦可復也二比亦未明說王天下而發揮透徹昭然可想如水中之花鏡中之月可玩不可挑也次云吾意四境有呼天向隅之声四境聞之而王必不聞（放膳之文）不聞而無所感不可謂此心之無乃其一感而即通也適以徵此心之有試反之赤子

乍見之念當然同此真体耳吾意閒闢有艱难疾苦之狀閒閲處之而王必不見不見而無所触是心本有而尚泯于無及其一觸而即應也是心自無而即形于有即擴之先王不忍之政不過是此分量耳二比斷說到王處尚不十分指切只以大意虛〻描寫玲瓏可愛末云惟王者能溥汪濊而範圍無外苟其有所及無所傷則範圍天地之氣象渾然一團惟王者能神變通而曲成不遺苟其有所全無所廢則曲成万物之覌模具灵襟誰謂是心也而不足王哉前二比泛赤子說到先王此二比俱承王者發揮題意始透通篇皆不實講末收一句云誰為是心也而不足王哉此與楊繼盛王勃然变乎色之作同格宜互参之

今之時藝相題下筆以今人之詞寫古人之意須相肖為美正如顧凱之陸探微寫真不独肖形兼欲傳神乃為妙境王衡孟義自出已見發揮經意不枕皮膚独窺神髓真可為冠場之作起云試思以四境啼號之衆尚不足悖吾王罪已之言曾是一物而介介乃尔也則此心非槁而不灵之心可知以全齐感額之民或不足以易吾王鍾鼓之樂曾是一物之死而惻惻乃尔也則此心非堅而不通之心可知不彫不琢純發真意情是真情境為实境其言可以洞心其詞可以悅目神理俱到可式接云常灵則痛痒常相関萬類所以呼而能覔叩而能應者恃此心也是容天盖地之規模也常通則脉絡常相関乃氣所以分而能合渙而能萃者恃此

心也是胞民与物之權與也遣詞只平平而用意甚妥帖承上當灵常通說來轉入在政事上去極有次第極有脉絡此等処便是大方正脉最宜深玩次云政抑而惠施之犹未足以王人心莫神于触偏觴而偏呈全触而全呈觸而全呈隨萌蘖即為本体而既濡露溉之澤符是而復足者耳家与而人給之犹未足以王人心莫負于感偶應常感而常應隨端倪即為分量而氣心知之頋皆与是而俱足者耳發足字極透又作二比然後收云甚矣心之神也細入無倪大至不可禦皆是物也彼士庶人者清明之氣罔尚能於斧斤戕伐之中培人心之雨露而君天下者生殺之机一轉豈不能于天地剝落之後培宇宙之太和脫尽筌蹄独抒神理士

庶人等皆非本題所有而借賓形主返能逼真政如米氏父子作人物花鳥不依形描畫但得真趣只略施數筆而形像宛然文字有反起而正承者有正起而反結者其變化固自不齊大抵只要精采動人奇警觸目如商國祚束二比云蓋生機內槁則生死之情與我常借相隔（此是正插）真心外蔽則一膜之外于我已不相関而堂下行仁竟寰海內之隱情其境界昭然若覩此真周視匹夫匹婦之情于尓見之頃而致王特易易耳精彩相授意態横出神光離合乍沉乍浮其妙処在意而不在象在情而不在法最利場屋周師旦云蓋有所矜全者復有所遺漏者王不足乃王之心固濡發于全体之倪而萬形俘毓一足而俱足者也或傍注于此

旋鬱隅于彼者王不足乃王之心固渾合于無圉之端而六合在念有以足而成其足者也此亦是反起而正收者吴見云保民而王㫁于民編為德而德意之鼓鬯惟大見最其彼黼黻而博施舍之名嘸咻而修拊循之令皆王道之迹也是心不遠所謂方寸之中而足矣保民而王又極于民不知德而德澤之溥流惟無心最普彼要醬而于之以遠道惡声而動之以空言皆王道之偽也是心非假所諸肫懇之精矣首四句正起中三句反講末二句又正結此文之变体但得欛柄在手則縱横如意繳云盖心之体隱而莫覩世容有勉餙于形迹而未慊于真情者豈其内心之所動其完是真純而謂惻怛之所流有其心而無其政也此必不然心之

机藏而欲露世客有偶存于夜氣而旋牿于旦晝者豈其外庭之所交由全是怵惕而謂幾希之所存衆共著而獨反昏也此又不然通股皆是反講並不正講而題意反明一節莊子正言什一反言什九此須是眼界高文机熟而縱横無碍者方能到此不然只如小兒之描未寫字模壁行步者耳

文貴真。真則自能壓衆。潘汝楨講云凡心從安排生者名為机心而是心非机心也触于無端始吾不能制其出逝于無涯終亦不能禦其入所謂父母天下之度非于盖一忍一物失所与不忍方物失所本自共念而生似有大小而实無偏全也何患不足矣凡心從矯襲来者名為私心而是心非私心也其萌有種孰迫之而

使顯其睫有源又孰壅之而使隱所謂民物一体之量非乎蓋期乎一物得所与期乎萬物得所似有象跡而實無蹤跡也王有餘矣衆人皆說皮膚上描盈而此独從神髓上發揮一段真意使讀之者心肯意愜如睹國夫人本色既高淡掃娥眉而三千粉黛相碩失色作文但能闡發真境不患人不心服也

題中字眼須要發得透徹乃能壓卷此題卷卷皆挑剔足字独刘是透徹其文云當是心之初亦然怵然而不竟其兆耳兆于何起吾謂從胞与中特呈其倪也而豈不足以見王道之脉胎追是心之後亦乍發乍收而未續其端耳端于何竟吾意極還載 內不審其藏也而豈不足以待王政之斟酌不但能發足以字而其用

處處直逼真境一見便知好手極利之文也周士顯云任一鼎鍾未必即足于太和然亦殺机也而王若有關于情迺知流離死亡有隅向隅之九關而胄莫獲其顏者非王心之初矣易一轂觫未必即足培大和然此亦生机也而王若有動于真迺之田獵鍾鼓有欽百姓之怨毒而莫肯易其命者非王心之初矣起處反桃足字而寫意造詞翛然出衆亦通是反講其法沈察復一不変塞墨卷末王継美講云是心也發于乍感乍應之間豈不其倉卒然惟乍則其感應最真而有真感真應之心則天下之精神命脉已攝樞于方寸之中蓋不越當時之一注念而已足為天下所往矣是心也見于一事一物之際豈不甚危微然惟微則其意念最真而

有是實意之端則天下之萬事萬物已司契于虛靈之內盡不出當時之一措慮而已足為王之盛視矣亦發足字而告意淵微遂成絕唱近来文字用不浮舊字眼一犯陳言便落塵境此作方寸之中虛靈之內转句皆是腐爛說話然說理既高則舊字皆成新調如鍾離丹熟眼前銅鐵皆化為真金因此知文字只當練意只當說理不必拘拘于一句一字之間也

胥珍當是有李有桊之生其文橋之奇絕講云王者視疾痛顛號之衆無不能其困苦而各遂其欲是天下皆王者之氣所通也王今之有是心也動于一物而机括流行遍於衆物之身者已即初動昧此氣具存隱隱然有萌而必出之端焉王者視痌瘝瘦痺之

為無不暢其幽鬱而各遂所命是天下皆王者之意所造也王者之
有是心也起于一念而天机活潑貫于衆念之後者巳即所觸時
此意具在熱々然有發而必暢之勢焉先說王字起帰在心字上
来直把題中精神命脉一齊發透而沉着痛快一醒盤目視彼在
在枝葉上描寫者蓋天淵矣次二比云人心有所開必有所受而
所開者根于衆物造命之処則所受者亦即受天下衆造之命謂
堂下不忍一念即四方精欲揔会之區可矣人心有所用遂有所
命而所用者从于衆生包孕之処則所合者亦即合天下包孕之
体謂堂下易羊一事即萬民命脉樞紐之地可也開受用合四季
激世人所不道処創此意見而發揮透徹開合有情真佳作也

調情新意貴切々而不新便入腐儞棄臼新而不切正如嬰孩說夢大半成讝話龐叢講云心溢于一見而不以一見止也顛連無辭之衆皆可悖之以𣪠𧣾之視其竅足以待世之酬酢而不匱于施觸之堂下爲之堂上心術寧有岐焉愛行于一物而不以一物塞也疾痛呼號之儔皆可置之以死地之生其源足以裕王之施济而不癃于流全在一牛保泱四境本体作用寧有異焉句々新字々切只此便時文之正宗